

行政权力理应远离司法

赵志疆



今日论语

“只要涉及说情情形的,必须在3日内填报《办案说情报告登记表》,按规定程序报告。”据《人民日报》报道,为抵制“说情风”,促进公正执法,石家庄市检察机关日前开始试行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。

无论是从捍卫司法公正性与权威性的角度,还是从维护党政机关与领导干部形象的角度来看,行政权力远离司法,都极为重要。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指出: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,绝不允许以言代法、以权压法、徇私枉法。这也正是石家庄此番试行说情报告制度的初衷。

几乎就在同时,山东省东平县

女生被性侵案的处理中,有录音证明,办案刑警称市里有人打过招呼,所以很难查办。随着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的强力介入,相信真相很快将大白于天下。尽管更多真相仍有待调查,但“打招呼”这几个字还是深深刺痛了公众的眼睛。

究其原因,太多类似的“打招呼”事件,使人们近乎本能地宁肯信其有。因此,石家庄的司法探索,无疑格外具有现实意义。众所周知,保障司法机关依法客观公正地行使职权,首先就必须排除任何外来干预,这不仅是《民事诉讼法》《刑事诉讼法》的规定,更是宪法精神的体现。然而,“打招呼”者有人以个人名义进行,更有甚者动用党政机关的名义横加干预,不仅干扰案件查办,更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。

综观各类“打招呼”事件,有些是因为利益瓜葛,有些是出于地方保护,但无论如何,都直接妨碍了司法公正,造成法律面前的不平等。司法的核心在于保持中立,行政权力的违规介入则打破了控辩双方的力量平衡。当“打招呼”取代司法程序,甚至“打官司就是打关系”的时候,不可避免会为冤假错案埋下种子。

权力干预司法的危害尽人皆知,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努力将权力关进笼子里。因为实行属地管理,司法机关往往在人财物各方面受制于地方政府,因此难以抗拒行政权力的干预。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,推动省以下法院、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,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。以此为标志,司法改革

“去地方化”已迈出实质性一步。

司法机关实现省级垂直管理不可能一蹴而就,要想杜绝“打招呼”,就必须树立起足够的司法权威。实际上,“打招呼”太多都是遮遮掩掩进行,由此司法机关不仅面对办案压力,还要面对责任追究压力。有鉴于此,面对权力干扰,司法机关不妨对外披露,什么人出于什么理由以什么方式在干预司法。干预司法本质上是在动摇法治基础,如果能加大对此类行为的惩处力度,当能有效遏制行政权力的越界。

限制权力扩张、防止权力滥用是现代法治精神的核心,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,才能真正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,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。”



新民随笔

收起侥幸心

吴强

如果不是一念之差伸了手,如果不是伸手又正好被拍下来,如果不是视频还被传到网上,恐怕地铁上摸腿男子的正常生活还在继续。

那么,最近这起骚扰事件,不外乎两种结果:一种是女子忍气吞声,车厢内空旷,心里暗骂一声躲开点;另一种是闹起来,女子责问“你在干什么!”男子又分两种,胆小猥琐的,嗫嚅一声“没做什么”趁下站到站赶紧溜走;胆大皮厚的,梗着脖子矢口否认。不管哪种,基本只能不了了之。我说摸了,你说没摸,没记录、没痕迹,实在说不清。

多亏技术进步,说不清的骚扰事件被轻而易举看清了,骚扰者为不当行为付出了沉痛的代价。早知今日,何必当初?要是预先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,当事人无论如何也会克制住冲动的念头。之所以不克制、敢放纵,无非是侥幸心理作怪——大概、应该、估计、多半不会有事的。

诚然,不是所有的非义都必然在当下被发现或受惩罚,诚然有人虽行不法却能逍遥法外,但丝毫不改变恶行本身的性质。被发现、受惩罚的兑现取决于许多外在因素,但所行不正,就埋下了恶果种子。多行不义必自毙,即便“偶行”也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。

如果恶行当下就受到惩罚、如果恶果当时就呈现眼前,侥幸心理没有丝毫存在余地,人们的行为大概会有改观。西方的耶稣用“末日审判”说法来规范教徒的行为;东方的孔子则要人们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”。“礼”的内涵固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已经完全不同,然而“非……勿……”的告诫却正是对每个人内心提出的要求。

侥幸心当然也有两种:在抽烟、闯红灯、性骚扰时,侥幸心的语言是“坏事哪会就发生在我身上呢?”在买彩票、打新股、发竞猜短信时,侥幸心的语言是“好事没准就发生在我身上了呢!”后者问题不大,顶多是自己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失望,一般不影响别人;前者却往往损人利己,更可能害人害己。

因此,收起侥幸心,做堂堂正正的人。

新民新语

伪球迷也是好的

马丹

很惭愧,我得先承认,我其实连伪球迷都算不上。这届巴西世界杯里,唯一看的两场球,无非是为了给吃点儿宵夜、喝几口啤酒找个堂而皇之的借口。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世界杯信息从四面八方奔腾而来,不由分说地硬挤进你的脑子里。你看,连我这样不知道罗本是谁的家伙,今早起床5分钟后就知道了荷兰在点球大赛中惜败阿根廷。嘿,感谢朋友圈,让我紧跟潮流。

世界杯就是四年一度的“相忘于江湖”,有球星意气风发,也有球星黯然落幕,总有人来入往。开赛以来,最让我困惑的还是真球迷之争。所谓的真球迷和伪球迷之间处处针锋相对——真球迷瞧不上伪球迷“外行人看热闹”,伪球迷尤其是女性伪球迷偏偏不肯承认:我们就是“看脸军团”。

热闹归热闹,可惜看球却只是一项局限在大脑和五官范围内的“运动”,顶多再调动一下深夜的胃动力。对大多数人而言,体育运动仍是飘在天上的事儿。运动缺乏,在现代人身上的越来越明显。据调查,我国有超过88%的成年人运动不足。有心理学家说,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,保留着动物世界中弱肉强食的原始本能,这种争战的本能可以在对抗性的竞技比赛中释放,但我们国家从小就缺乏足球这类对抗性的体育运动训练,可能还会导致雄性的社会性心理退化,对整个民族种系的发展不利。心理学家的话虽然听上去有点耸人听闻,却并非全无理由。

其实,我倒觉得,有时候,这球迷是真的伪的,又何妨呢?看着看着,伪球迷有可能就真看出门道和劲头来。有位同事算不上球迷,却在年少时迷恋过申花,因此,对儿时记忆念念不忘的她,在业余时间把儿子送去学踢足球,跟的还是沪上前名脚。这样看来,不管怎么说,伪球迷也是好的,只要对体育的热爱尚存,我们没动起来,至少还能让下一代动起来。没准,中国足球真还有冲向世界的一天。

纾缓“道德落差”的心理冲击

权威声音

最近,一些领导干部落马后,被挖出曾以道貌岸然的正派形象示人,大讲特讲“廉洁反腐、为官之德”。也有明星级人物“栽了”,平日处处以“好人”形象出现,在荧幕上高谈阔论俨如人生导师,却被曝出因各种违法行为而被捕。

干部也好,明星也罢,平日常常作为“社会楷模”形象出现,公众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不少对“正派公德”的渴望,当其形象垮塌之时,难免造成巨大的“道德落差”。除了撕下伪装带来的一丝快感,会不会同时伴有对你我内心关于道德认同的一份伤害——“我很难再相信有什么楷模了”。

对于“道德落差”有忧虑,绝不意味我们要对着现实转过头去。恰恰相反,正是要通过更有力有效的舆论监督,让那些“伪君子”尽早曝光出来,减小落差带来的欺骗感。

对于领导干部,可以通过类似“政声考核”等手段,加强道德约束。必须加快建立道德评价体系,像中央巡视组那样“听街谈巷议”的方式查找官员“另一面”的弊病,形成有效的外部约束。如果官德评价、民间评价能够充分前置,也可以避免有些官员越走越远,最终给社会造成巨大的道德落差。

至于影视明星,媒体和舆论或许也需要多一点理性——明星们风光无限时做报道,还是要放置于“演艺工作者”的正常人角度,少一点人为拔高、溢美媚态的“造星”。(毕诗成 刊今日《人民日报》本报有删节)



『阿囡,上来呀』

一名企业主称,他是某知名高校的「校董」,每年向这所高校捐一百万元,作为「回报」,每年学校招生时就会给一个「点招」指标。『这个名额可以给自己的孩子、亲属,也可以送给生意合作伙伴或有所求的官员。』

天呈画

自由谭

巴西世界杯,我们是看客。这有两层含义,一是中国队无缘参与比赛,二是中国球迷多。日前,访华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感叹,“可能看球赛的中国人有上亿,我们德国全国也没那么多人。”

球迷多,不等于踢球的人多。人们常说“足球从娃娃抓起”,道理千真万确,那些足球强国无不如此,中国足球要冲出亚洲,必须走这条路。日前,荷兰驻华大使贾高博透露,“足球是荷兰最受欢迎的运动。荷兰人口1600万,其中有150万人每天或者每个星期都在踢足球。”那么,我国有多少孩子踢足球呢?

曾有媒体披露,著名足球专家张路,上世纪90年代初做过一项调查,发现参与正规足球培训的青

少年人数,当时不到2万人,发出“谁在抓娃娃足球”的呼喊。十年后,在组建国青队时,领队冯建明先生叹息,全国范围内能达到选材要求的,“不过两百余人”。现在呢?更不容乐观,著名教练金志扬直言,现在不仅是没有孩子踢球,更是没有孩子参与运动。

在亚洲,我们踢不过日本。几年前有组数据,“我们现在全国注册的青少年球员不过3万多人,可仅仅是日本东京的青少年注册球员就有6万多人,这个数字足以说明中国足球首先在青少年数量上就输了太多。”青少年不愿意踢球,有诸多原因,无地可踢恐怕是原因之一吧?商

业消费主义时代,房地产摧城拔寨,留给体育运动的场所究竟有多少?在巴西,街头、海滩、沙滩等任何地方都能看到踢球的孩子,足球在巴西是文化,甚至是信仰,我们呢?

根据新华社的调查,在巴西,沙滩足球场随处可见,即便土地昂贵的日本东京,也有大量免费足球场……再看看中国,一个标准足球场,开发商舍得造?好不容易盖个篮球场,几天后都成了停车场……有人算了一笔账,假设在北京,一块住宅用地,容积率为3,楼面地价为2万元/平方米,每平方米的成交价格就高达6万元。造一个标准足球场而不是盖房子的“损失”,

球迷与球场

王石川

将达3.6亿元。即使是一个面积大约为800平方米的五人制足球场,“损失”也将近5000万元。就是在地价为北京十分之一的小城市,一个足球场也足以造成上千万元的“损失”。明乎此,不免感到悲凉。

有消息说,北京教育研究院相关负责人日前透露,今年的中小學生体质测试中,除了体能测试外,还可能增加足球等综合运动项目,这也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教学技能的考核内容之一。其实,就目前而言,最现实的就是多兴建一些球场,让热爱足球的孩子有地方踢球。这种备考式的足球考试,与全民体育不是一码事。如果把竞技体育比喻成体育的塔尖,那么全民体育就是体育的基座。没有全民体育的发展,竞技体育就是沙上筑塔。因此,别只盯着竞技体育,也别只盯着应考体育,更须关心全民体育。